

名

山

藏

名山藏卷之四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太祖高皇帝四

十八年二月以陰雨久晦雷電閒作詔中外百司下  
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丁巳太傅魏國公  
徐達薨追封中山王賜諡武寧三月壬戌朔上御奉  
天殿策士甲子傳制唱名時廷對者四百七十二人  
擢丁顯第一自是始重進士之科命內外羣臣有親  
歿官所者有司給舟車歸葬著爲令命內外諸司官

有善績著聞者禮部揭其鄉之旌善亭有顯罪者刑部揭其鄉之申明亭六月丙午月食上曰天丁府州縣官歲一朝勞且費其令與布政按察二司皆以三年詔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罪盈自己惡怒人神天譴既臨尚造多非如戶部侍郎桓闔部等刑部尚書惠迪侍郎脩闔部等兵部侍郎志闔部等工部侍郎至德闔部等禮部侍郎瑁闔部等賊貪亂政賄賂屯集罪已分明尚掩殺身之計妄指善良爲寄賊所朕設官造民業不勝任又且罪盈法占天討以除民害愈加害民必欲除奸復生

奸甚實朕不才之致凡我天下良民憐朕不敏書不  
云乎天位艱哉仰觀俯察寢食不安惟圖康民人心  
若此自詔以後大赦吾民所有不赦唯是奸貪七月  
丹徒縣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進  
坐事當逮縣耆民棟等詣闕舉留特釋之人賜勅書  
勞酒一尊復賜棟等酒而諭之曰朕孜孜求賢分任  
方隅多失厥職方欲窮罪而更張之爾等列爾令丞  
善狀嗚呼昔人君巡狩四方詢民知政朕今坐而得  
縣官之賢官得其人朕復何憂特勞爾酒爾其合享  
之時州縣官有當去其父老詣闕乞留者皆賜勅獎

畱加賜衣幣命禮部國子生患病者官給藥醫久不治者行人送還其家八月載邠州姜嫄公劉之廟於祀典上曰諸功臣京師既有賜宅鄉里尚仍故居老而歸於禮不稱禮部其人賜鈔萬錠俾還家治第九月上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易家人卦曰齊家治國一而已矣要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恩嚴則無失上諭戶部臣曰先王之世民耕婦蠶無異物之遷是以水旱不虞饑寒靡困自什一途開淫巧技作而後農桑業廢朕思足食在禁末作足衣在禁華靡其申明天下各守本業毋得游食庶民毋得衣錦繡上

月御製大誥頒示天下翰林院待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者二人上遣還諭工部臣曰孟氏後甚微脫或死亡行凋盡矣凡在輸作者爾等詢問有出自聖賢卽便釋遣陞宜興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同知遣吏科庶吉士楊靖勅勞之曰爾羞朕下民之膏希徇上官之欲方今鮮此尚竭乃心用光初志十一月河南水山東北平雨澇皆免今年田租十二月詔曰向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多孤朕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悌廉者潔已清脩如此則可以從政矣其令州縣凡有孝廉聞鄉里者正

官與耆民以禮遣送京師遣行人王本勅諭建陽知縣郭伯泰縣丞陸鎰曰曩古人臣立志忠君在內則和而不同在外則不避權勢所以上昭主德下福民生通政司言爾伯泰鎰持法愛民靡所撓怠嗚呼忠志之道朕今見之特命行人勞爾酒醴陞爾伯泰爲泉州府同知鎰福州府通判尚堅乃心厥有終始

十九年上坐東閣與侍臣論天人之際上曰天人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然不可瀆不可儉者賞然不可濫三月御製大誥續編及省躬錄成令曰民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遊遊惰

不業若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五月命光祿寺買辦物料視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爲民利息嘉興縣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執法當官不容奸惡賜勅書酒醴行人王良承遺蹟貨常州府官范好古言於上勞好古酒醴械良罪之六月詔曰朕有天下十有九年方域麤安奸臣間之恩本施而弗及德將布而阻行舊歲大誥頒行民從朕命奸擾吾民者循治而斂跡監生職任於諸州想吾民樂生有漸矣特命有司存問高年撫恤無告篤疾殘廢者收入孤老院歲給之民八十九十無公私之辱非隸卒娼優貧無



產業者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  
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十斤田業僅自贍者給酒肉  
絮帛如之富實人戶應天鳳陽二府民八十以上賜  
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民人八十以上賜  
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免其雜  
泛差役正官歲一存問月遣敦篤生員詣門送賜給  
粟毋得陳賒約民誠敢有冒年受禮尚者家族誅曾  
被公私辱慝者如之所在鰥寡孤獨果有田糧有司  
卽與除去差撥無者歲給米六石孤無依者責令親  
戚收養無親戚者責令鄰里累年開邊有勞或矢石

傷殘或因傷身亡兒女見存者優免三年墾集上軍  
因傷殘疾者優免軍役三年因傷死者優免十年入  
爲民籍雜泛差役更免三年官軍從征戰歿者恤賞  
其兒女襲父職者陞一等勅曰爲官蒞政非權無以  
馭下迂儒俗士官名而已若中正有豪傑氣者當設  
施公道健卒奸胥毋敢褻侮不則治以刑蘇州知府  
王觀同知曹恒經歷王昉當廳捶死猾吏錢英如此  
甚當則政行令止境內肅清美哉有爲安民有日矣  
特遣行人白思中齎勅勞禮尚篤斯志共未高明以  
都御史詹徽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

送戶部侍郎楊靖在職公勤復其家詔郡縣舉經明  
行恪鯨達特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禮送京師禮部  
郎中居貞奏人三十六十不送事請毋送上曰古之  
耆人雖不任以政至其多聞而廣聞政當詢之謀謀  
蓋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可置翰林備顧問四十以  
上六十以下者可用于六部及布按二司八月命吏  
部選近畿富子命赴京補吏製德懿熙三祖帝后袞  
冕冠服命皇太子修肅胎之陵寢而瘞之十月諭兵  
部臣曰大小有功武臣子孫令世襲食報然有身沒  
子幼者或亡子有幼女又有父母老無依者此皆可

憫今後亡故軍官子女幼者給全俸贍其家子藁臧  
女嫁人乃罷父母老者亦給全俸終身著爲令頒垂  
戒錄於羣臣其書采古之悖臣以爲戒十二月癸未  
朔日有食之詔自今應死重囚俱令大理寺覆奏聽  
決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修五勝渡起社家庫  
白水橋雙橋高橋置象房無窯改建崇山侯新等第  
宅築後湖城及中山岐陽二王黔國公舊營六部圍  
牆廊房街道並用罪人輸作御製大誥三篇成頒天  
下詔武官謫戍雲南遼東者縣次資給之

二十年正月命宋國公勝爲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友

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庸定  
遠侯弼爲左參將東川侯海武定侯英爲右參將率  
師二十萬征故元將納哈出於金山焚錦衣衛刑具  
曰訊鞫法司事也時令錦衣衛審重罪者欲先得情  
耳豈令煅煉耶己未修闕里孔子廟甲子大郊祀禮  
成天氣澄朗上悅二月命將軍衛士日習射于午門  
御註洪範成三月上日進士國子生皆朝廷所培養  
初仕卽有屢法者雖欲改過亡繇自今雖犯死三宥  
之五月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一斗身後罷給或父  
母老兒女幼曷自存是皆效力國家困可不恤勞可

不報自今身亡父母兒女無依者並優給之上謂刑部尚書唐鐸曰有司犯者欲盡法治之人謂刑重不則靡所忌古云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自今犯輕者悉宥之徒流及雜犯死罪皆令戴罪復職有至再三者亦錄其罪而復其官六月大將軍馮勝諭納哈出降之閏六月申養老之政於天下令民間講習大誥三篇七月詔內外武臣有子孫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贍之有子孫坐事謫戍亦宥其罪令自立功給俸如故八月銷文籍關防印記曰故以防欺僞若果正人君子又焉用是詔民年二十以下者方與落

髮爲僧試事京師寺三年考其潔脩而後度之詔陣  
亡小較雖無功亦給其家原俸百日九月封納哈出  
爲海西侯置大寧都指揮使司及大寧中左右三衛  
命永昌侯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勝爲左副將軍  
武定侯英爲右副將軍進討殘胡十月封朱壽爲舳  
艫侯張赫爲航海侯重建歷代忠臣廟成詔軍士置  
營各從其衛所毋越伍離次辛酉月食遷南方學  
官之有學行者往教於北方增廣北學生員復其家  
召馮勝班師罷就第十一月上曰蠻夷遣子朝學慕  
禮義也羅羅生阿累等三人宜令歸省所以教之孝

第賜而遣之十二月大誥武臣

二十一年春正月上曰爲國以任人爲本奸者才不  
恕賢者疵不棄故諸城縣知縣陳允恭以簿書過謫  
成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吏部其召還復其官有  
自青州還者言青州饑雖已賑尚艱食上驛賑之逮  
其官吏之不以聞者二月命有司犯死罪者雖未入  
流品必奏聞而後得逮治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三月乙亥上親策舉人賜任亨泰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建題名碑于太學上謂侍臣曰驕凶德也田子  
方所論朕謂不然蓋君子以恭敬爲本西平侯沐英



討百夷思倫發平之四月蘭陽縣民陳濟樵等二人  
年百歲賜里仁冠黑角帶員領衫月給酒三斗肉五  
斤歲加帛一疋絮一斤南皮縣民李敬先等年九十  
餘月給酒肉如之皆復其家詔縣官時加存問自是  
以爲例藍玉逐虜捕魚海敗之降其衆獲其王子妃  
等若而人已未月食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六月賜  
安慶侯仇成書曰朕創業以有天下唯卿勤勞邇年  
海宇雖寧尚有弗庭之夷累卿高年久鎮邊陲東西  
攻守無寧歲近喜廓清方將偃師修文同卿華居美  
食忽聞感疾實疚朕心是用遣人存問嗚呼征討之

時櫛風沐雨所自疾也尚慎藥節者副朕至懷勅諭武臣曰朕觀國初諸將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百人至四五人皆視如兄弟愛如骨肉以故爭先効功所向克捷人稱善戰不知絲其善撫士今爾等居位食祿豈爾能皆爾祖父貽爾慶爾則不念祖父富貴絲士卒時或苦虐使不傳心敗國喪身職此之絲夫虐下不仁敗國不忠亡先人積不孝曷不思之因頒賜軍士護身勅述始終之際艱難之故秋七月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使它日知撫教軍士以稱保全功臣意八月罷天下府州縣耆宿遷澤潞

二州民無田地者於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閑曠處屯耕自便免賦役三年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大將軍藍玉偕征北諸將還朝戊辰賜宴奉天殿上曰元運旣終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爲不靖命爾諸將往征漠北遂空民息轉輸軍銷鋒鏑皆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諸將頓首謝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群臣和是月御製諭武臣勅凡八條九月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田十月丙辰月食頒武士訓戒錄十一月賜國子監生鈔俾製冬衣造別室百餘間具竈釜牀榻以處諸生有疾者給役膳夫二十人頒賜武臣保

身勅

二十二年二月禁武臣預民事賜平陽縣知縣張礎  
勅曰乃者金鄉衛造軍器擾民爾礎執法卽具聞朕  
朕深嘉歎特遣齎鈔三十錠內酒一封至爾領焉東  
川蠻越州阿資酋叛命潁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  
與西平侯沐英討之旣平三月友德還軍使與諸將  
分駐湖廣諸要地休士且示控制於諸蠻改給事中  
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爲源士四月命杭湖溫台蘇  
松諸郡民無田者就耕淮河以南及滁和諸州給鈔  
二十錠免賦役三歲賑萊兗九江湖廣諸郡貧民起

山東流民居京師人賜鈔五月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於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六月上退朝謂侍臣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峻坂而仆平地保天下者亦如御車命孝廉茂才年四十以下者於行人司差遣以試其才八月詔天下府州縣舉高年有德識達時務言貌相稱年五十以上者一人更定大明律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出里擢用驟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上曰朕患不得賢耳若伊尹出有莘孔明起隆中豈嫌驟哉十月上諭吏部曰比歲受祿之人

有因小過罷者此皆昔日久居學校教養已成之士  
成才至難其悉錄用之增建國子號舍以居諸主之  
有家室者十一月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  
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而已矣蓋德以  
化君子威以制小人海州同知陳夔福坐事當戍上  
念其故元御史大夫福壽子宥而擢之官仍賜鈔上  
與侍臣論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潛對曰君子  
小人猝未易識上曰良玉委泥色澤不變君子在衆  
德操自異今州縣里選者年有德民人以次來朝既

至隨朝觀政三月遣歸

二十三年正月肅清道黨榜列勳臣凡五十七人二月命六科給事中父兄伯叔來朝觀政歸以告諭其鄉里子弟使爲善無犯法人予鈔遣還詔自今有司過誤犯者至三犯亦紀罪復職沅陵縣主簿張傑坐謫作日陳有老母守節乞宥罪歸養許之命禮部榜母節於天下加僕祿秩爲養資三月燕王與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率師出塞至迤都降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等及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索驍數千羊馬亡筭閏四月悉徙其部落入關乃兒

不花等入朝授指揮等官其故部下家屬皆賞賜之  
除百官募年奔喪之制五月上念諸將老悉遣還鄉  
賜黃白二金鈔若綺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賜死西南  
夷土官皆遣子入學命擇天下隨朝老人有幹局者  
齋鈔諸府縣同所在老人糴穀備凶六月先是賜公  
侯伯人卒百十有二人曰奴軍至是遣還鄉設百戶  
一人統之護衛其家盡公侯之世給屯戍印俾自耕  
食復賜之鐵冊名鐵冊軍右軍都督僉事王庸坐事  
當死自訟于上前上曰知自訟其將復爲善貸之七  
月河南決賑恤被災家萬五千七百餘戶勅法司在



外死罪真犯者具狀申刑部議定遣官審決免死者  
輸作京師八月給事中有薦士者上問宜何官對曰  
宜牧民間所長對曰年少才高勇於敢爲上曰才高  
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其養於學而後用之詔毋  
以吏卒充選舉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命開國功臣  
死後皆追封三代賜布政司都司衛所府州縣公宴  
節錢凡天壽聖節正旦冬至節日皆有宴賑湖廣饑  
十月刊行韻會十一月選耆民授府州縣官上諭兵  
部試尚書茹瑄等曰朕虚心待人汝等當思盡言不  
宜容默苟順無利於天下十二月諭刑部自今犯十

惡并殺人者論死餘皆輸粟北邊贖罪力不及者爲併輸予還家備資以行罷天下歲織段疋賞賚用絹帛有匱乏卽就織造於京師購遺書

二十四年二月上謂侍臣曰朕閱漢書以爵賜民至二級三級者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賢以制爵予無賢不肖賢人君子何勸焉命戶部凡武臣死罪而宥者給半祿笞杖徒流而宥者全給死而有子孫者亦給之種桐棕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麓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上謂廷臣曰朕發庫中古鏡十餘鑑多失真召工問之皆莫能答

最後一工曰範模不正朕惕然悟君心焉上御奉天  
殿策會試中式舉人制策曰昔列聖相繼大一統而  
御宇立綱陳紀禮樂昭明當垂衣以治何自弗寧少  
壯盡行內騷華夏外戍八荒牝馬胎駒于行伍旌旗  
連歲於邊陲今欲罷器械絕遠戍垂衣如古又恐蠻  
貊生齒之繁不數十年爲中國患及此之時當恨今  
日可乘之機興止未判孰可孰不可爾諸士論之時  
廷對三十一人擢許觀爲第一上諭皇太子諸王曰  
天行不息君當體以孜孜怠惰侈肆而欲長保未之  
前聞昔元世祖西討東征以能混一華夏順帝偷淫

而遂失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命齊王博率  
護衛騎兵圍魏開平近地諗之曰山東兵皆從總兵  
官傅友德調發爾戰關可自爲隊或在其左或在其  
右石膽器則當先無膽器則繼後奏凱之時寧使諸  
將言功詔天下貢茶不得碾揉爲大小龍團茶戶採  
進勿預有司茶以建寧爲上曰探春日先春日次春  
曰紫筍並著爲歲額四月靈壁丞周榮以事逮繫父  
老赴闕舉榮善政宥之賜鈔錠衣襲與父老皆宴遣  
之繫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戶累招不還乞逮捕之上  
曰民窘衣食或迫苛政耳逃固不出吾域中情而未

作則逮捕焉。冊皇子橈爲慶王，權爲寧王，榘爲岷王，  
榑爲谷王，松爲韓王，模爲瀋王，楹爲安王，樞爲唐王，  
棟爲郢王，檮爲伊王，齊東知縣鄭敏坐事逮繫縣民，  
詣闕頌能復官，賜衣鈔六月。詔羣臣參考歷代禮制，  
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以天久不雨，命刑部官及  
監察御史清理天下獄囚，頒書籍于北方學校。七月，  
上諭工部臣曰：漢高祖徙豪富於關中，朕初不然之。  
今思京師天下根本，亦欲令富民居焉，蓋徙至者五  
千三百戶。上曰：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五府州縣，  
朕念國初供億之勞，民田盡免賦，官田半徵，民情玩

恩復爾逋負朕所以全徵之今終不忘其半徵如故  
命犯法而誣引良善者所誣雖輕亦重坐之八月遣  
官行詢鰥寡孤獨令有司加卹秦王棟有過召還命  
皇太子巡撫陝西既行勅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  
今命爾行陝渡江之際雷起東南爾征西北夫雷天  
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其兆威震然厥陰不雨業已  
閒占法主有陰謀者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  
君子遠小人威震佳兆未可恃也遣使山東河南郡  
縣發預備倉以貸貧民九月嘉興府通判馮安送至  
私鬻鹽徒以其贖賞獲者戶部奏安違例責償鹽人

官安言律者萬世常法例者一時旨意昔唐太宗

選人詐冒勅不首者死未幾有犯命殺之大理少卿

戴胄執奏於法應流太宗怒曰卿言守法而失朕信

胄曰勅者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

也陛下忿選人多詐故欲殺之既知不可復斷以法

此忍小忿存大信也夫今之律即古之法也若依例

則于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背違上是之詔

論如律復以新化丞周丹爲吏部考功主事

丹未嘉人明敏

有治才初繇進士授新化縣丞以廉勤稱門無私調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而籍之有賦役以爲差賦訟文牘皆躬理引是詩侯作民宴然安業流民歸者益衆滿考課最升考功上事慈民藁飲

等語聞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  
業乞再任上命吏部復之賜宴遣行 十一月諭

天下生員兼讀誥律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賞之皇  
太子還自陝

二十五年春正月詔諸王赴京令歲訓將練兵周視  
封疆作軍器必精良以固邊圉以河決開封諸縣免  
今年田租二月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京師之獄  
卿等三覆奏朕親臨決猶慮不當中外有司安能人  
盡職所上獄卿等詳讞之命學較生員兼習射書數  
法丙寅月食癸酉詔諸將杖流罪以下謫戍雲貴者  
復其官曰此皆從朕萬死一生不戒而犯朕不忍置



于法今既有年必自新矣曹縣主簿劉郁因事逮繫  
者民詣闕言郁廉勤上喜復其官三月勅燕王曰殘  
胡散處絕塞聚必爲患其選北平都司并護衛騎兵  
精銳者聞以及兒不花等所部列爲隊伍使爲鄉導  
命北平指揮使周興爲總兵搜捕之四月皇太子薨  
郡臣入慰上曰朕老矣太子不幸命也古云國有長  
君社稷之福第四子類朕朕欲立之何如翰林學士  
劉三吾對曰將置秦晉二王何地上大哭罷六月上  
聞天下學校生員多驕縱慢師命禮部著學規俾守  
之七月秦王棧還國上謂侍臣曰治有緩急治亂民

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岢嵐州  
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恒以給絲見上問民間所  
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學官卽勤教豈有  
不與人接者朔望休暇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民情世  
務當亦談及夫其所學皆聖賢之道固將用之君雖  
不問猶且陳焉槩云不知何者爲教何以用之將來  
其寬之極邊榜諭於天下八月耐葬皇太子孝陵東  
冊諡曰懿文立允炆爲皇太孫召太常寺卿許昇問  
祭禮昇不能對典簿劉仲實從旁代對甚詳上責昇  
曰國之大事而昏惰不恭遂降爲刑部主事以仲實

卷之四 太祖四

代之立軍衛於山西大同等處屯田守禦歲給公侯  
祿如舊歸所賜田於公錄百官歲俸之數計穀幾何  
當出米幾何計田幾何乃出穀幾何較農夫用力多  
寡之勤勞而為之書名曰醒貪簡要錄頒中外十月  
度地自牛首山接方山西傍河淮為上林苑尋以妨  
民罷十一月重定中外文武百司品階勳祿之制十  
二月命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聽舉用改  
製鐵券賜諸功臣閏十二月刑部尚書楊靖鞠一武  
臣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靖曰偽物也椎碎之而以  
聞上嘉歎靖有四善焉得奇物不獻一善也其珠必

有所受若轉窮竟且起大獄碎不問二善也明卒無  
所嘉獎杜小人之倖端三善也斂才應卒四善也是  
歲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

二十六年正月免天下耆民來朝二月命晉王總馮  
勝等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士出塞代王亦率護衛  
兵出塞受晉王節制勝及傅友德等皆召還涼國公  
藍玉謀反伏誅三月勅諭燕王曰有告指揮乃兒不  
花有逆謀者人言夷狄畏威不懷德果然可遣人防  
送至京胡人反側背恩不可無備爾護衛士卒遇出  
獵必選數千騎披堅執銳訓練使習則臨陣不怯宋

國公勝等已召還當諭諸將士防禦之策舊防胡兵  
非出征不可輕縱恐盜馬潛遁陰泄事機若欲用禦  
敵常參錯之命馮勝傅友德還備北平命山西屬衛  
將較悉聽晉王節制北平屬衛將較悉聽燕王節制  
軍中事一奏聞一啓王知未著于今論晉燕二王各  
統所轄都司軍馬軍中賞罰大者以聞小者從宜處  
分諸司職掌成其書倣唐六典之制頒示稽制錄千  
功臣蓋攷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  
實等第使朝夕省覽以遏奢僭四月孝感縣言民饑  
有預備倉糧萬一千石請貸之卽命行人驛給因諭

天下有司自今歲饑先貸後聞以大久不雨許羣臣  
直言時事五月定學官考課法用科舉生員多寡爲  
殿最詔功臣墳塋葬具皆自營備戰死者官給之六  
月嚴皇陵車馬過陵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  
馬違者以大不敬論申禁錦衣衛毋鞠刑一付於法  
司開卜筮禁勅曰歷代聖君賢臣謹禮循法畏神明  
也一或不畏神假於人及災禍矣朕考前代勳臣受  
封皆屬虛號祿食給繒布而已我朝賜以腴膏土田  
待有功不薄尚有不知分限以速戾者業頒稽制錄  
而教之爾禮部尚將公侯食祿及服舍器用等殺著

爲定式申朕保全之意名諸王於京師七月甲辰朔  
日有食之罷各布政司寶泉局選秀才張宗濬等隨  
春坊官分直文華殿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開陳  
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於皇太孫八月命  
吏部今後除官卽與實授勿試職九月詔曰邇者朝  
臣不臣其無忠義者如李善長等陰與構禍事覺各  
伏誅藍賊爲亂謀洩捉拏族誅萬五千人矣餘不盡  
者已榜赦之慮奸頑無知尚生疑惑自今不分藍胡  
二黨未犯者盡行赦宥於戲古之忠臣義士感激人  
神歡動祖宗其亂臣賊子歷代爲患者不特不能感

動人神於當時亦累祖宗幽囚於地下特誥臣民大許自新賜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敕曰古有志之士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朕夙夜孜孜鮮副朕志河南僉事平同書吏源按臨屬郡郤孟津宜陽之吏賂械人聞奏朕甚嘉焉賜平鈔百錠衣若被源鈔半之其益勵初忠則永有嘉譽十一月霑化縣典史杜護坐事當罪縣民訟其廉幹復之時天下人觀學官咸命侍朝考試文辭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應對稱者獨秦州訓導門克新敷奏亮直紹興教授王俊華文辭優美上擢克新爲左贊善俊華爲右贊善召諭曰



所以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

克新鞏昌秦州人爲人寬厚和易位至禮

部尚書其卒也上甚嗟悼遣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

十二月永鑑錄成其書

輯歷代宗室諸王惡逆者爲監又輯歷代人臣善惡爲勸懲名世臣總錄頒有位

二十七年正月上退朝領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懈也日愼一日效尚未臻甚矣治難夫愛民之心不實則民不蒙澤民不蒙澤則衆離怨積朕常懼焉發天下郡縣預備倉貸貧民令公侯未有第者與爲第于其鄉有祖宗墳墓者與爲饗堂于其塋應封三代二代者封二月罷在外文武諸司

公宴繁峙知縣劉英坐事被逮者民詣闕乞貸釋之  
給道里費遣還三月上謂侍臣曰人主聰明不可使  
壅蔽壅蔽則天下之事不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  
曰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大上曰  
善令武官子弟當承襲者五軍試其騎射閑習方許  
授職不能者給俸三年而復試之又不能謫戍軍著  
爲令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辯也問君子於  
小人小人未必能知鮮不爲所毀問小人於小人朋  
黨阿私譽必衆矣人主能知毀中之賢則誣謗可息  
知譽中之不肖則偏黨可絕命天下種桑聚有儒士

初授知縣陞辭上曰試言蒞民何先對曰先教化曰  
教化何先對曰獎勸之上曰先身焉以天下大定命  
工部取甲兵暴藏之立唐渾瑊祠於乾州命民間高  
年老人理其鄉之訟上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體  
天道順人心則國家基業自久朕思前代亂亡之故  
未有不繇於違天而逆人卿久事朕資弼良多朕有  
弗逮卿卽言之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八月遣  
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郡縣修治水利禁用錢  
以重鈔法作十酒樓江東諸門之外許民爲酒坊接  
四方賓旅以樂時康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

重譯諸名醉仙宴百官焉寔宇通衢書成十月命府  
州縣學生員廩十年而學不就者罰爲吏十一月賜  
盱眙縣知縣方素易勅曰爾素易蒞政三載內艱去  
官民弗忍舍詣闕留任何以致之特遣使齎鈔二百  
錠衣服被各一襲靴襪各二對用旌爾能爾惟懋哉  
素易入謝賜宴禮部許歸葬而後復官漢中府同知  
柴甫以事下獄其僚屬與同獄者言庸廉介特宥之  
復其官

二十八年正月勅扃晉二王各發其屬衛官軍築城  
屯用於塞北勅燕王發北平遼京三都指揮使司屬

衛精銳馬步軍命都指揮使周興爲總兵官勦捕野  
人於三萬衛等處二月詔罪人罰役死者父兄免追  
補令民百戶爲一里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  
貧者助力春秋耕穫一家無力百家代之以教民厚  
四月命監生分行天下勾稽吏牘六月詔國子生曰  
孔子作春秋脩身立政之道備矣處事決疑其能舍  
諸諸生治經鮮有明春秋繼今習讀之九月免山東  
稅糧及直隸應天等五府秋糧勅曰自古國家立建  
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子孫遵守而已蓋始受命君  
起自側微備歷周知恐後世守成之主未諳世故山

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貽禍敗是以日夜精思永垂典則朕少遭亂離賴天之眷翦除混一卽位以來勞神焦慮與海內勦乎治作祖訓一篇開導我後世爲家法爾禮部其頒條章於天下後有言更者以奸臣論殺無赦閏九月以子孫衆盛天下官吏軍士繁多更定親王歲賜祿米十月於東宮諸王世系預命二十字爲名首一世一字臨時足二名焉命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楊文等討龍州奉議南丹諸蠻之梗化者諸蠻皆服罷百官朝參賜食禮十一月

侍臣進講無逸篇上悅曰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  
求古人之用心乙亥月食禮制集要成其書載冠服  
房屋器皿傘蓋牀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  
署押體式定制頒布中外十二月洪武志書成述都  
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  
廟寺宇街市橋梁之易置

二十九年二月百夷侵緬遣行人李思聰錢訓古兩  
諭之皆聽命征虜前將軍指揮僉事胡冕勦平柳桂  
山寇分遣指揮僉事宋臣等討平廣東潭源諸洞及  
廣西平川增益之地凡斬獲數千餘械賊首京師戮

之遣使諭曰命爾往征苗亂意在殲渠乃概行駢戮  
宋曹彬不殺後嗣以昌曹翰殘酷身罹窘窮往者不  
追後當爲戒寧王權言巡塞見脫輻意胡兵往來道  
上慮且寇邊勅燕王選精卒壯馬抵大寧全寧沿河  
南北覘視隨宜掩擊之三月燕王遇胡兵於徹徹兒  
山擒其酋將孛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  
城遇哈刺兀復戰敗之命國子監學正吳啓署祭酒  
博士楊淞署司業學錄張毅署監丞事面諭以簡身  
飭行守道尊嚴使諸生敬慕而化五月壬申月食於  
斗宿七月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謂侍臣曰漢末



雖宦官騎縱尚無兵權至唐授之太阿馴至劫脇天子廢興在握朕深鑒前轍服役使而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但有罪罰無赦也八月免應天等五府田租改六部諸屬部爲清吏司九月召天下致仕武臣於京師而大賚之曰朕起兵時與爾皆少壯今老矣久不相見居恒思之資爾薄物還終天年朕與爾同歷諸艱天佑朕子孫則爾子孫則亦有無窮之祿爵諸臣感激有墮淚者諭兵部人陞官一級十二月頒稽古定制於功臣世祿之家加申飭焉上爲序曰昔先王制禮別尊卑定貴賤上平秩然朝代雖改禮樂制

度多相因也或有損益小過不及而已朕自定天下  
以來立綱陳紀頒布天下有年歲矣至若官民房屋  
墳塋碑碣亦嘗斟酌前代著畫一制豈期奸臣胡惟  
庸故紊條章俾諸功臣不遵守雖先塋碑碣亦不樹  
立最甚無如藍玉房屋家奴人至數百馬坊廊房皆  
用九五間數營店舍宅垣中招集百工與爲市易心  
欲背朝廷爲亂夫自古賢人君子一心公朝念所食  
祿不耕不蠶坐享民供又敢興販與之爭利今我文  
武臣往往不屬厭使子弟奴僕家人坐賈行商至出  
外倚勢中鹽越資攙次撓法多端今命翰林酌唐宋

制定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興販禁  
例編類成書永遵守之嗚呼敬聽朕言聿求多福已  
巳月食于井永州府知府余彥誠齊東知縣鄭敏定  
達知縣高斗南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  
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  
蘇益休寧縣丞甘鏞坐事逮獄所治者民具列善政  
詣闕以請上竝嘉之賜襲衣靴鈔遣還仍賜耆民道  
費

三十年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爲總  
兵官武定侯郭英爲副選精銳步騎於陝西甘肅以

備胡勅肅王模曰古者兵出於農有寇則戰無事則耕春氣方和宜及時督軍屯種遇有征伐親率精兵與長興侯炳文進討置行太僕寺于山西北平陝西甘肅遼東以掌馬政詔郡縣貸預備倉於貧民陞翰林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勉以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雖在翰林皆當正言讜論以益時而聞後頒爲政要錄其書凡十三條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二月上謂羣臣曰民莫勞農朕一食一衣居常念之爾等當求所以佐朕裕民之道三月諭蜀王椿

曰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貴其所無秦蜀茶自碭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不可無前代重之非以專利也我國家權茶本資易馬今惟易紅纓等物蓋因邊吏不識私販出境茶爲夷賤夫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少豈所以制之哉其諭布政都司嚴禁焉因命曹國公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與爲符契以絕奸欺申嚴私茶山邊禁上謂禮部臣曰今四夷諸番莫不臣服卽如烏思藏西天尼八刺國去中夏至遠亦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曾未歸宜遣諭之四月勅晉燕二王修邊十事諭燕

王曰玉井天城皆西北要地非堅城深池莫守之山西軍已城玉井宜令北平軍城天城勅晉燕二王曰近占天象胡當寇邊朕度人事前秋山西塞外降胡逃歸嶺北數人居山西八年豈不以中國虛實謀之胡人其令都司行都司簡閱騎卒或三萬或二萬常兼步卒數萬每騎兵五百領以一將分爲五隊隊領一戰將五將咸聽一將之令步兵亦如之與騎夾攻我馬雖少步卒則多彼無步卒來可戰矣申禁人民毋出海與外國互市能所在鐵冶上謂戶吏二部曰富民生長田里周知民事有恒產必有恒心豈無才

人其稽名於籍朕將選用之該察私茶於川陝五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大明律誥成詔行天下罷除卽位  
以來禁例榜文勅楚王楨曰近古州蠻作亂爾能此  
時卽率護衛軍馬往征豈不稱賢迺以都司奏兵不  
足請調屯軍爾護衛軍則置不用夫尊居王位安享  
富貴宮室衣服輿馬皆民之供不能禦其災患百姓  
必怨鬼神必怒禍將薄矣若能奮威除殘山川鬼神  
將來助順亦可悠久勅至卽遣護衛精銳并統都司  
所屬軍馬期七月二十日進討以湘栢爲爾副庚申  
夜有星大如雞子尾赤有光自天厨入紫薇垣後有

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曰  
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雖非今應二三歲  
間灼有寇者胡馬計有千萬爾等所守地方不下六  
千里聚會爲難每處軍馬多者一二萬而已胡若南  
行馬勢必盛自非深機熟筭疇能制之吾老矣精力  
衰微籌慮多艱爾等藩屏朔土倘有失虞不但貽憂  
張躬爾等安危亦繫吾今粗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  
歲大軍未會本護衛若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分地  
胡若入寇且無與戰或入壁壘或據險隘夾以步兵  
深伏待之彼見不戰必抄掠四出俟其驕驕隊伍息



散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輒輕赴必且失利不可不審復勅晉燕二王曰今塞草豐茂山後地高夏無酷暑宜留心防禦上天垂象不可刻寧訓練士馬控弦備之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竝賜鈔遣還六月諭刑部立政平訟理二藩所論因引至奏當者行人持訟理藩傳諭無罪者持政平藩傳釋之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武臣死罪則親決焉勅楚湘二王曰前命爾兄弟七月廿日以前進勦洞蠻今占天象太白七月三日伏兵未可行十月二十三當

夕見西方太白出高深入者勝用兵當知也指揮齊讓已壓蠻境卽遣語之令且嚴備太白出後併力討之生擒蠻人切毋輕殺兵非殃民所以安之勅晉燕二王曰知爾兄弟出開平數百里統軍深入古人論兵知已知彼若能知彼不能知己不勝無凶旣不知己又不知彼凶莫甚焉自遼東至甘肅東西六千餘里我可戰馬僅十萬京師河南山東雖云有馬猝戰難集苟事之急北平口外馬不過二萬而已胡人上馬動計十萬折衝慶戰雖古名將亦或難之所以筭我馬數必欲知己縱有步軍不可追北但可夾馬助

聲勢今爾等帥數千馬離開平三四百里無輕騎遠  
疾駐曠塞中設胡兵數萬晝潛夜行隱柳藏荻猝然  
相遇何以制之卽欲縱轡疾馳奈軍士何夫吾馬數  
旣少全仰步軍止可常附城壘去城二三十里往來  
屯駐遠斥候謹烽燧設信砲若猝有急一時可知萬  
一不測便可固守待援今不深思熟慮提兵遠行其  
不遇敵則僥倖耳噫吾起寒微因天下亂不得已入  
行伍中不二年從者如雲猶且聽命諸雄又二年帥  
將士東渡建業秣馬厲兵以觀事變其時諸雄皆放  
恣無籍之徒元不能馭乃命中山開平總兵四征與

之竝驅又不十數年乃殄滅之以有天下當竝驅時  
張士誠稱王於姑蘇陳友定扼險於八閩方國珍擅  
命於甌越杜遵道劉太保僭亂於中原徐壽輝陳友  
諒相繼僭號於江漢元義兵李察罕輩奮起河洛劉  
太保莫能與敵梁地遂平察罕之兵徑入齊魯滅亂  
雄毛氏之類渠帥雖能嬰城固守及與拒戰所在敗  
北察罕驕盈狂詐卒殞敵手其甥王保保帥兵一切  
作爲蹈勇之謀不能服衆以致部下聲言效忠朝廷  
請命加誅從是元內外釁生朕觀其機發兵討之兵  
渡江淮長驅齊魯席卷河南遂入潼關復遣大將繇

郭趨真定營通州元君棄城北歸晉冀關中相繼底  
平不三年而天下一統噫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  
嘗敗北正欲養銳觀胡之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不  
免疲兵和林此蓋輕信無謀致傷生靈數萬所以爾  
兄弟提兵遠行吾甚慮之自古及今胡虜患中國久  
矣歷代守邊先謀爲急吾於北鄙尤加繫心爾聽吾  
訓能明事勢無少懈機雖未必勝亦不能患善勝敵  
者勝於無間慎哉慎哉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  
賜死七月上謂兵部臣曰守備邊將其初皆能戡禍  
定亂後乃固嚴禦虜但逐財貨如甘肅西涼守將宋

晟莊德張文傑等多獲夷馬牧于塞上以所虜胡爲  
奴待如親屬不思一旦變生不掠羣牧去耶其令自  
今毋奴胡人毋私鬻所畜馬欲用財則入馬官買之  
征討之日分給騎士損者償馬之直上諭羣臣曰人  
不能無過平心自知矣其心本公爲事或繆此則局  
識致差若緣私而戾故爲耳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然  
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  
道而行小人巧於修飾人君不察品且莫辨又曰朕  
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主意必君子也其或順從必  
小人也忤而怒之順而悅之小人得幸君子斥矣人

主進退當取兼衆論焉申明學規教條頒示國子監  
生勅燕王曰用兵在明號令信賞罰少有姑息誤大  
計矣山海衛指揮佑故慢王令其何以齊三軍發往  
開平贖罪諸指揮千戶鬻所乘馬騾徒行其何以揚  
威武勅至卽罪佑以狗繫送鬻馬騾者于京師八月  
勅曹國公李景隆曰天下久平兵事懈弛緩急寧濟  
特命爾佩征虜將軍印訓練河南兵法云用之在乎  
機顯之在乎權汝其慎哉都察院奏獄囚應死者上  
曰豈可無矜疑命羣臣審錄之合宥者戍邊九月令  
天下民里置水鐸一選老者與瞽者月以六諭持鐸

狗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  
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村置鼓農種時月晨而鼓  
之鼓鳴衆集及時力種里老人督責其怠惰者惰而  
不督里老人則罰婚姻死喪隨力相資以成仁俗十  
月詔曰邇年郡縣租賦因官吏不能宣布條章民愈  
窮困今勅戶部許收絹布金銀等物准民逋租隨土  
所便十一月上見散騎舍人衣殊鮮麗召問製用幾  
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力耕而不息蠶婦寸織而  
不得勞甚矣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不能有之汝生長  
膏梁紈綺邈不知農桑之艱艱夫是衣也數口之家



一歲資也癸亥月食十二月上時不豫勅廷臣曰昔有元世治何期至正之君怠民慢神天假羣雄倡亂兵興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恐見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有華夏爲衆推戴得有天下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自非皇天眷命得久若是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者朕無心天下而心救民始天命之乎比失調受疾卿等頻仍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臯夔稷契伊周爲臣一志匡主朕以示卿卿等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三十一年三月晉王桐薨四月罷回回欽天監勅燕

王曰塞烽數警虜詐也欲誘我出縱伏邀之其令毋  
近烽處卽望遠亦須去三十許里此秋或有虜騎南  
行不寇大寧卽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可調都  
指揮莊德張文傑於西涼召劉眞宋晟二都督於開  
平召武定侯郭英等於遼東會兵一處悉出遼王及  
北平山西都司護衛軍馬以步軍十五萬布陣而待  
令英眞晟翼左德文傑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  
中彼此相護首精而外銳已丑上享太廟畢顧立廟  
門名太常寺臣指桐樟諸樹曰往年種此不覺成林  
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旣曰昔太廟始成

遷主就室朕退休夢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出視朝  
果得邊報祖考昭臨時時在上爾等加敬中使旦暮  
灑掃省視以時毋有不虔恭勅左都督楊文曰兵法  
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北平中國  
門戶朕子燕王在焉以爾爲總兵參贊之燕王往開  
平隄備爾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  
選練精銳馬步軍士隨往王有號令爾奉行之大小  
官軍聽爾節制慎無疑志而有二心勅武定侯郭英  
曰胡遁久矣萌孽未殄不可不防命爾總兵劉真宋  
晟爲副爾啓遼王至開平迤北擇險屯駐遼東都司

并護衛各衛所步軍城堠之外餘皆選鋒隨往一切  
號令悉聽節制于燕王勅燕王曰周天下治矣周公  
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海內今雖無事天象示戒可  
不防胡朕諸子汝獨才智秦晉已薨緊汝爲長攘外  
安內非汝其誰已命楊文郭英兼總諸軍聽爾節制  
爾其統率諸王相機度勢防邊又民以答天心以副  
吾意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上素少疾及疾作臨  
朝決事如平時漸劇焚香祝天曰壽年久近國祚短  
長子孫賢否簡在帝心爲生民福特持符召燕王建  
文用事者矯詔却還之淮安疾劇上問第四子來未

聞雨降喜形于色遂崩壽七十一遺命喪葬儀物一從儉樸毋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諸王臨國中毋奔喪京師天下臣民臨三日皆釋服毋妨嫁娶辛卯葬孝陵永樂元年上尊諡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諡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臣喬遠曰仲尼聖湯武豈不以揀民哉至其慙德不逮漢高高帝所繇起與漢高同抑不似其爲秦亭長至神武謨筆文學之長不啻過之若夫兢兢業業不

少寧荒雖二帝三王所稱茂以加矣

皇明玉牒曰帝

有大度始渡江時首帥輩雄多淫而肆傲帝強克己

下人秀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倦書宋

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于殿廡出入覽觀內政嚴明

宮闈違礙不預外事宦寺給使無所專頌勤于聽斷

四鼓而起未明而朝日昃始罷稍間輒與諸儒講論

或不和亦強出視朝有陳論者無問卑賤皆即引見

西夷有小警則終夕不寐深思弭患之宜自奉儉朴

食不用饗罷四方異味之貢非宴羣臣不特設盛饌

誦於禮度對羣巨心正衣冠吳之滅躬拜大將以

講其勞誦論其下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勅諭典誥自  
變如神或筭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  
賞府庫所儲厚賜宣力之臣敬天地嚴禋祀先期齋  
戒出宿外殿至期行事秉主促武夔夔兢兢畏始時分  
祭南北郊帝謂天父地母豈宜異位乃采古明堂運  
制爲崇宇竝列合祀六宗百神各築壇左右從享革  
嶽鎮海濱封號以正幽明之辨廟祀古帝王有功德

名山藏

卷之四

真談記

圭

者于京師復以時祭其陵墓褒前代死節之臣或官  
其子孫亦設壇以祀餒息或遇災變省躬自咎  
輒歸諸宥宥誠心定民尤於貧弱語及稼穡艱苦每爲  
涕泣於大姓兼并貪吏漁取深惡嫉之犯者必置諸  
法崇尚教化新作大學數千間孔子廟去像立主乘  
夷臨視行釋奠禮學徒之盛至五千入海外遠國暨  
雲南酋長皆遣子受業下及郡縣皆有學田養士斥  
租米以數百萬今四方旌歲行鄉飲酒禮立旌善申  
明二亭以示懲勸命長老之徒皆拜君親作書誥民  
導以逸善諱詩數十萬言所爲文章數百千篇皆可  
傳誦法今紀綱禮樂制度靡不脩具煥然可述天下  
大安在位三十一年訓戒子孫祖訓昭鑑具有成書  
春秋已高彌勤爲治勤馬政邊防文教兵籍孜孜不  
怠三歲一巡狩宮道詔皆預營愛山陵之制務存節  
儉嗚呼聖矣王世貞曰元以荒服奴虜之衆繫我中  
國而悉臣之舉一世之豪傑顛首而事惟結之生順  
耳而聽侏離之令踐元而上者罪上也臣元而人者  
行禽也高皇帝起淮右提三尺劍以與羣雄角而勝  
之乘勝而北驅虜而置之漠之外乾坤闢而再位  
日月終而重朝海嶽奠而如故民人復而冠履夫豈

直得聖人之威哉。卽軒轅遜五兵六馬，讓玄圭矣。高皇帝猶不自聖，奉大寶于盤水，馭六馬以朽索，雞鳴而起，未辨色而視朝，不以寒暑間者，戒滋逸也。六宮取充位而已，無燕趙二八之奉，戒滋蕩也。賜租之詔，無歲不下，戒盡民也。一記閭閻，江樓無戎罪之終，其身下無肆宮別館，戒遊豫也。去疾遠神，戒之淫，封而歸本，戒荒廢，神也。滬諒在野，榜十七年，始克平戎，對兵也。朝鮮亂安南，阻日本，戒開關，聽其自服，而不之討，求咎，弊也。廢丞相，折中書省，而六之戒，專國也。五都督有差，兵籍而不與，謂發兵部，善調發，而不治兵，戒專戍也。六尺之孤，垂拱而不憂，肩后席戎，內于也。外戒食周租，而下與政，戒外移也。南而三十年，而不改元，薄海內外，稱臣妾，而不加敬，號戎侈心也。高皇帝雖神武，蓋一世而殫其才，以下一世之賢士，其尊在九重，而洞徹其肺腑，以與開闢之志，通其開闢之續，足以當天心，是故歷十餘紀，而天眷益厚，其深澤遠矣。民志是故，歷危疑震盪之奈，而下動具紀法，是以綱維乎後代，是故指鹿爲馬之輩，欲竊之而不

久能